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纸本彩绘千佛图

□ 于瑞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千佛图是佛画种类之一，一般指三世十方诸佛群像。大乘佛教有三世三千佛之说，故又简称千佛。大乘佛教传入敦煌后，千佛信仰便一直流行于敦煌地区，自十六国至西夏延续了近千年，而千佛图像也成为敦煌佛教艺术中较为流行的题材与内容。一般常见的千佛图像组合，大多以红、绿、蓝、白、黄诸色有规律地交叉配置，规整划一，横成排，竖成行，直看斜看都成列，整齐美观，形成“但见诸佛，光光相接”的艺术效果，增加了佛教的感染力，以供僧俗信徒礼拜、供奉、观像。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幅纸本的彩绘千佛图，编号为BD13772，画面纵69.4厘米，横39.9厘米。画卷中央描绘一主尊佛像及二胁侍菩萨，顶部绘五方佛，底部绘五供养天女及四天王像，主体表现为千佛，施绘的各尊小坐佛整齐排列在中央塔龕的四周。原卷四周镶有青色护边，上部护边完全缺失，左边护边存1小块，左下护边残缺。原画基本完好，粘贴在1张底纸上，底纸亦仅剩右部与下部。后经修复，接出残缺的护边与底纸，仅上部五方佛、左部千佛及左下天王略有残破<sup>①</sup>。该画面以红色为主调，间用青、黄、蓝、绿、白，局部金色，构图紧密、笔触细腻、色彩绚丽，有明显的汉藏结合佛画的风格。

### 一、主尊与千佛

画面中央绘有主尊释迦牟尼像，释迦牟尼用金粉绘成、宝相庄严，发髻高耸，面部呈方圆形，眼睛呈微睁状态，身披朱红袈裟、袒露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上置于脚上，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莲花座置于金刚座上。主尊背龕中央为大鹏金翅鸟，形象为半鹰半人，两手合掌于胸前，双翅展而欲举。因其翅膀为金色，故称金翅鸟。大鹏金翅鸟是佛教护法神八部众之一，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显现。金翅鸟旁边各有一带漩涡卷尾的摩羯鱼，主尊背光后两侧还各有一狮羊立兽。主尊佛像塔龕周围布满小坐佛，上方有8排，下方有6排，每排17尊，主尊佛像占据8排，每排5尊，共40尊小佛像的位置。此外，主尊两侧各有一立姿胁侍菩萨，胸前合掌，手结印契，着裙，通肩衣，身带缨络，发髻冲天，亦有顶光。此图以释迦说法图的构图模式为主题，释迦牟尼说法图作为敦煌壁画中最早的一幅说法图，其构图与人物配置已然相当成熟，画面中一手施无畏印，一手禅定的释迦形象，象征布施无怖予众生，使众生心安、无所畏惧之义。

画卷以中央主尊佛像与其两侧胁侍菩萨为主，其外四周共绘有22排小佛像，每排17尊（中部主尊佛像两侧为每排12尊），共计334尊小坐佛，每尊小佛像为1.7×2.2厘米。这些小佛像均着袈裟，右袒，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构成千佛主体。

<sup>①</sup>参阅方广锜等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第七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325页。

## 二、五方佛

画面顶部彩绘五方佛，又称“五智如来”，从左至右依次为南方宝生佛，全身金黄色，右手结与愿印、左手结禅定印；东方阿閼佛，身色蓝，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中央毗卢遮那佛，身色白，双手似施说法印；西方阿弥陀佛，身色红，双手结禅定印；北方不空成就佛，身色绿，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禅定印。诸佛手结不同印契，均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又置于金刚座上。五方佛各绘制于塔龕中，每尊佛两侧各有一立姿胁侍菩萨，塔龕项上有大鹏金翅鸟，还可见摩羯鱼与狮羊立兽等图案。五方佛是佛教尊像画之一，五佛代表五智，即南方宝生佛，又称宝相佛、宝生如来，居南方欢喜世界，代表平等性智，又作灌顶智；东方阿閼佛，又称不动如来，居东方香积世界，代表大圆镜智，又作金刚智；毗卢遮那佛，又称大日如来，代表法界体性智；西方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居西方极乐世界，代表妙观察智，又作莲花智或转法轮智；北方不空成就佛，又称微妙闻佛、不空成就如来，居北方莲花世界，代表成所作智，又作羯磨智，“五佛五智”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义理之一。据唐代不空晚年所译的《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记载，大日如来为教化众生，将其自身具备的五智变化为五方五佛<sup>①</sup>。按佛教密宗说法，大日如来具有五种智慧，“五佛智慧”能为密行者开一切方便之门，能得证菩提，修成正觉。

## 三、五供养天女及四天王

画面底部彩绘五供养天女及四天王，供养天女是藏传佛教绘画中常描绘的重要内容，象征着供奉与奉献。在藏传佛教仪式中，五大供养天女手持五种祭献品为“五欲供”，又称“五妙欲”。据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载：“五欲者，名为妙色、声、香、味、触。”<sup>②</sup>一般认为，大日如来代表“色”，即视觉，象征物为铜镜；宝生如来代表“声”，即听觉，象征物为琴或铎；阿弥陀佛代表“香”，即气味，象征物为焚香或满盈香料的海螺；不空成就如来代表“味”，即味觉，象征物为各种不同味道的水果；不动如来代表“触”，即触觉，象征物为丝绸绉罗，故五供养天女所托宝物通常有这些物品。“五妙欲”具有愿望或欲望的特质，与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相关，还与“五蕴”有关，五蕴为色、受、想、行、识，是佛教一切有为法的和合积聚。画面底部描绘的五供养天女居中，左手持供盘，供盘中盛放不同宝物，右手结印契，着彩色裤裙，周边缠绕飘带，姿态轻盈纤曜，飘逸洒脱，身色从左至右分别为绿、红、白、蓝、黄，代表五方五色，分别对应藏传佛教中五方佛的五种身色，似与藏传佛教中对应五方佛的五妙欲天女极为类似，只是所持供物略有区别。供养天女两侧各绘有两尊天王像，画面左端左侧为西方广目天王，身色红，手持羂索；右侧为北方多闻天王，又称毗沙门天王，身色黄，左手托宝塔，右手持伞幢。画面右端左侧为东方持国天王，

<sup>①</sup>参阅（唐）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72—574页。

<sup>②</sup>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七，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第181页。

身色白，手持琵琶；右侧为南方增长天王，身色青，手执宝剑。四天王亦称“护世四天王”“四镇”等，又俗称“四大金刚”。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山名鞞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之，各护一天下，故名。

此件纸本彩绘千佛图的形制及风格与西夏佛教艺术遗存有着鲜明的共性，据骆如菲研究，该画卷主尊形象与西夏的释迦说法像有关，主尊及千佛的构图形式与西夏千佛绘画基本一致，塔龕等样式常见于西夏绘画中，五方佛与五供养天女的配置更是西夏绘画的典型做法。同时，禅定千佛样式呼应了丝绸之路早期的千佛样式，画面左右下角的天王像也呈现出汉藏结合的形式以及四角天王的痕迹<sup>①</sup>。关于此件彩绘千佛图的施绘年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将其年代定为唐代<sup>②</sup>；方广锴先生定为吐蕃或归义军时期画本<sup>③</sup>；骆如菲则认为应与西夏及后弘初期藏地千佛绘画的流行时间一致，定为西夏时期画本（12—13世纪）<sup>④</sup>，笔者认为此图的施绘年代定为西夏时期应是较为合理的。宋景祐三年（1036），归义军末代节度使曹贤顺被迫向已经建国西夏的党项族投降，自此以后党项族统治占据敦煌长达160余年，由于统治者皆信奉佛教，敦煌佛教艺术并未中断，西夏佛教艺术与敦煌佛教艺术融合发展，尤其是佛教密宗绘画艺术在此时期却得到了发展，并且达到了较高水平。1910年，敦煌遗书解运抵京，学部交付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度藏。本件乃为1910年敦煌解京原物，但据其绘制年代应非出于藏经洞。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纸本彩绘千佛图是一幅极为珍贵的佛教绘画艺术品，它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敦煌地区佛教艺术及佛教文化在西夏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描绘出佛教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的共生与演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是我们应当备加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

<sup>①</sup>骆如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纸本千佛像考》，《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4期，第128—134页。

<sup>②</sup>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上海龙华古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内部出版物），中国国家图书馆，2000年，第61页。

<sup>③</sup>方广锴等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第七册），第7326页。

<sup>④</sup>骆如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纸本千佛像考》，第1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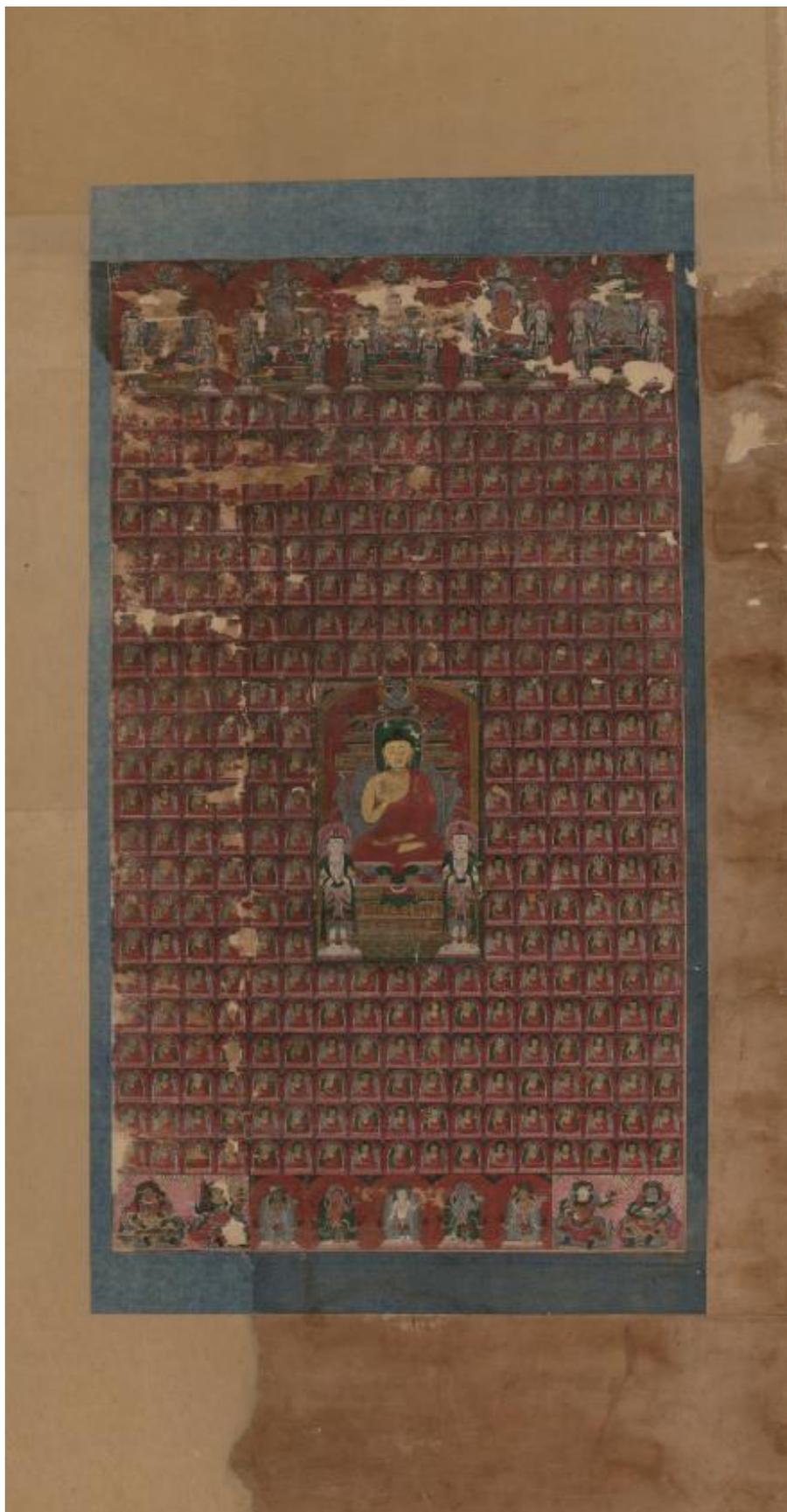


图 1 西夏纸本彩绘千佛图